



大学生返乡困境：“为何要上交身份证？”



11月28日下午抵达汉中高铁站时，李然经历了“繁琐”的防控登记流程。出站之后，所有乘客被带到车站大厅，先是出示行程码，接着上交身份证，配合市级防疫人员进行信息登记。

李然向一名工作人员提出疑问：为何要上交身份证，有没有相应的执行文件？对方只是告诉他，作为基层工作人员，只是执行命令，公章文件是秘密，不能给一般人查看。

11月下旬以来，我国各大高校安排学生提前放假返乡。由于各地疫情防控形势复杂，返乡政策不同，大学生回家过程中，遇到了不同的问题。有人为了赶在城市静默管理前，连夜步行到高铁站候车；有人遇到打车就地涨价，甚至被半路扔到高速上；还有不少学生在返乡后，因为当地“一刀切”政策，不得不接受集中隔离。

目前，处在疫情高风险地区的部分学校，仍在实行封校管理。后续安排提前返乡的学校，也开始联合当地政府部门，为学生提供专车转运接送、增加高铁航班等便利服务。

随着各地优化防疫措施、陆续“解封”，大学生们开始期待，返乡政策也能有所改变。

被顺风车甩客到半路

河南郑州某高校的学生李佳是11月21日接到了学校提前放假的通知。按照原计划，学校原本在12月17日放假，那天中午一觉醒来，她的朋友圈传出了提前放假的消息。晚上，辅导员和老师紧急召开线上会议，口头传达了通知，要求学生尽快离校返乡。

“当时听说，过两天郑州又要静态管理，高速也会封闭，再不走就只能等到封控结束，甚至到过过年”，李佳说。

郑州的大学生们收到消息后，开始收拾行李、预订车票。但很快他们发现，部分高铁票已经抢空了，而市内的大巴和社会车辆，也出现了运力紧张、就地起价的情况。有学生提到，平时50元一张的大巴票，一度上涨到200元；私家车则从70元涨到了500元；包一辆车，需要花1000元以上。

为了包到一辆顺风车，李佳一行4人预约了近5个小时。原本，他们只需要花费500元，司机觉得划不来，绕开平台，私下将价格提升到了600元。每个人多支付25元，倒也不多，李佳和同学便答应了这个要求。但他

们没想到，司机行驶到半路时，再次坐地起价，将价格抬升到了800元。

“理论半天，我压了40块钱的价，他就把我们丢到了高速上”，李佳记得，那天的天气雾蒙蒙，几个人又饿又困，只能推着行李往前走。家里人上不了高速，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，路上也没什么车辆，等第二辆车到来时，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。

当天下午5点多，李佳才终于回到了新乡老家。在这之前，她只吃了两个面包和几块饼干，喝了一瓶矿泉水。

目前，各地高校已经陆续提前放假，不少学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返乡困境。例如，河北石家庄多所大学紧急放假，要求学生尽快离校，许多学生连夜离开学校，甚至拖着行李步行前往车站。位于甘肃的兰州财经大学在11月30日发布通知，除了考研学生之外，其他学生在12月6日之前离校。

由于不少高校是连夜或者紧急通知，学生们感到迷茫、手足无措。一些人买不到车票机票，出校后又不能返校，一度滞留在火车站。还有一些学生半夜在街头流浪。

不过，也有一些高校和地方政府优化返乡政策。例如，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，学生返乡遵循自愿原则，同时，还增开了返乡核酸专场检测，并为学生组织包机和优惠购票，专车免费闭环送站。而哈尔滨市政府也对大学生返乡提供了增开动车航班、点对点闭环转运等保障服务。

“一刀切”的集中隔离

提前放假返乡，除了交通路途问题，很多学生要面临返乡后层层加码、一刀切的隔离政策。

各地对于大学生返乡隔离的要求不尽相同。一些城市要求大学生返乡48小时前报备，落地后只需最多7天居家隔离，如果不具备条件，可以免费集中隔离观察。还有一些地方要求，学生自己单独居家隔离，他们不得不

被安排到乡下菜地的草垛、老旧房屋等地方。

但也有一些地方，对外地返乡学生一律实施集中隔离，甚至付费隔离的情况。在青海门源政府官网上，一名网友自诉，当地大学生放假回家后，一律被拉去集中自费隔离，每天的酒店费用80元，饭钱50元，“完全不符合国家隔离政策”。而当地政府的回复则是，外来返乡人员较多，而租赁隔离点费用已不能满足日常运营，因此才对隔离人员收费，住宿费原本为150元，对于学生，已经给出了优惠。

在外省读书的李然在返回老家陕西汉中前，先电话咨询了隔离政策。社区网格员告诉他，除了提前报备，无论是高低风险，外来返乡人员都需要实行五天集中隔离和三天居家隔离措施，并且，隔离费用需要个人承担。

11月28日下午抵达汉中高铁站时，李然经历了“繁琐”的防控登记流程。出站之后，所有乘客被带到车站大厅，先是出示行程码，接着上交身份证，配合市级防疫人员进行信息登记。

李然向一名工作人员提出疑问：为何要上交身份证，有没有相应的执行文件？对方只是告诉他，作为基层工作人员，只是执行命令，公章文件是秘密，不能给一般人查看。

在接下来的3个多小时里，李然又经历了核酸检测、区县级和老家所在地的两轮人工信息登记。这期间，车站里“人挤人，乌央乌央的”。长时间的等待里，人们越来越焦躁不安，防疫人员也显得力不从心，“大家情绪激动，指挥的人嗓子也喊哑了。”

“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疫情防控，但如果车站有一例阳性，这种场面一定会增加传染的风险”。后来李然听说，那天下站的人员中，确实出现了阳性感染者，“这可能也是防疫人员乱了手脚的原因吧。”

直到凌晨时分，李然终于坐上了转运车辆，被送往县城安排的隔离酒店。办好入住手续后，已经是次日两三点。酒店是当地配合防疫政策短时间内新装修

的，水不够热，没法洗澡，排水不畅通，尽管如此，5天的食宿费依然在600元。

这一天里，李然错过了几门重要的专业课程，纳入期末考核的作业也没能及时上交，他只能向学科老师逐个请假、说明自身特殊情况。

12月4日，刚刚结束自费隔离的李然得知，防疫政策又发生了变化，他所在的县区免去了大学生集中隔离的费用。当天返回汉中的晓月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她只需要进行3天自费集中隔离和4天居家隔离，而从省内西安返乡的同学，已经不需要集中隔离了。

除了汉中，陕西商洛、江西上饶等地，返乡大学生们称也存在同样的状况。返乡学生们发现，回家的时间不同，可能就要面临不一样的隔离“待遇”，他们尝试通过社交平台、国务院小程序、地方投诉电话等，引用国务院的“二十条”“九不准”来表达诉求，如果运气好，反映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改善或解决。

目前，随着多地陆续“解封”、取消全员核酸检测，高校大学生们开始期待，返乡隔离的政策也能同时放松。

“希望早点回归正常生活”

在疫情的不确定中，一些大学生突破重重困难得以返乡，同时也有部分疫情地区的高校，仍在封控之中。

社交平台上，不少学生发布了消息。苏州某大学的陈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11月29日前后，学校出现了核酸异常的情况后，开始实施封寝措施，除下楼做核酸、取饭，不再允许学生出寝活动。12月4日，学校恢复了常态化管控，但出校的审批依然严格。后来，部分学院通知继续线上授课，一些考试也提前了。

目前，苏州的本土确诊病例仍然保持在个位数增加，学校允许期末考试申请缓考，不过，提前回家不能作为缓考的理由。陈力说，不少学生担心，如果后续疫情仍未好转，到元旦前后放假时，春运人流量增加，学生返乡会更难。

重庆一些高校的学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。不过在11月底，重庆大学针对学生的诉求，发布了通知，同意学生自愿返乡、提供专车接送等服务，同时，下发餐费补助、开放自习室和球馆等。